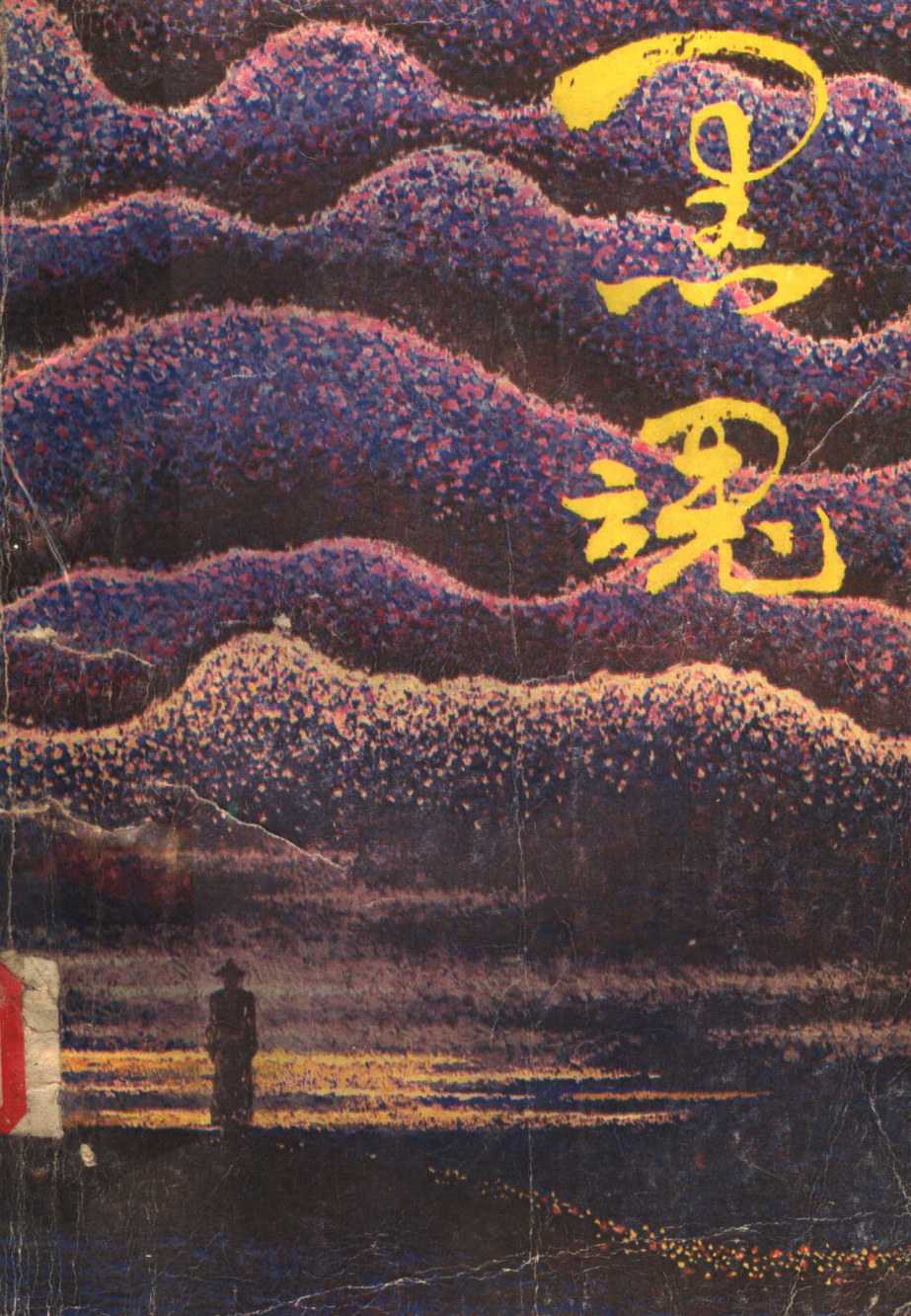


魂



I 247.5

1656

倪  
景  
翔

黑  
魂

AF 138 / 09

# 黑 魂

倪景翔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1插页 30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5,550册

ISBN 7-5360-0176-2/I·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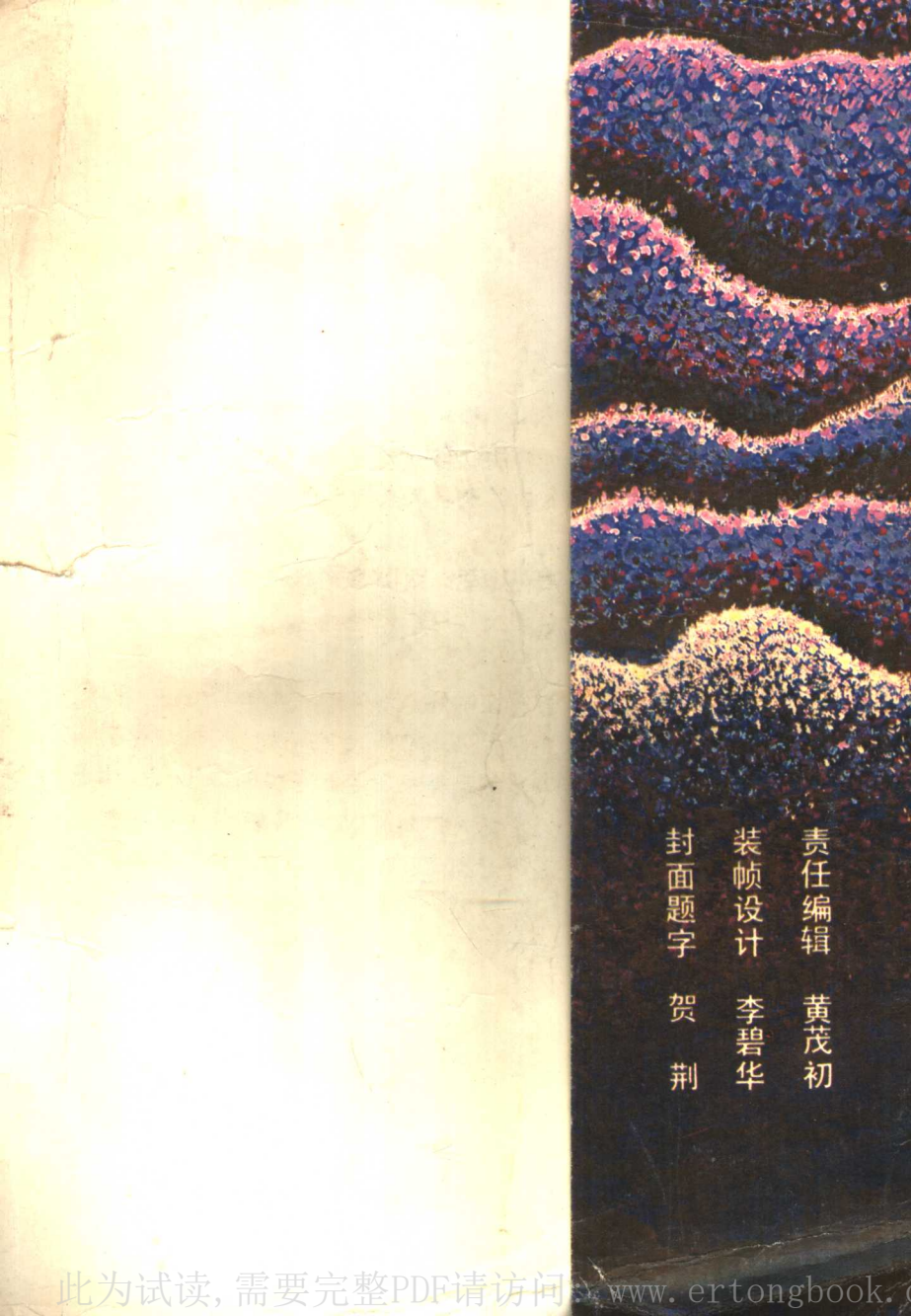
定价: 3.25元





### 作者小传

倪景翔，原籍山东滕县。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时，两岁。中学毕业后，种田、教书，后在一个集体工厂做工、当技术员、厂长。1984年进山东省作家协会文讲所学习。1986年五月完成长篇小说《黑魂》。现任山东枣庄市文联文学创作室创作员。



责任编辑 黄茂初

装帧设计 李碧华

封面题字 贺荆

路，千万条，有的通向贫困、地狱，有的通向富有、天堂……

自鸦片战争之后，很多有志之士，都曾为通向富有的天堂之路奔走、呐喊过；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也曾不止一次地卷起风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但是，这条路谁也没有找到。尽管炎黄子孙们为此流下染红了大地的鲜血……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的上空，凝固着久久不散的黑雾……

——题 记

## 目 录

|                       |     |
|-----------------------|-----|
| 楔 子：遥夜里的幽灵·····       | 1   |
| 第 一 章：挂印办矿的道台·····    | 5   |
| 第 二 章：黑色土地上的狼烟·····   | 39  |
| 第 三 章：驱不走的“鬼火”·····   | 85  |
| 第 四 章：柳暗花明却无路·····    | 137 |
| 第 五 章：暗箭·····         | 161 |
| 第 六 章：妓女，上帝派来的天使····· | 197 |
| 第 七 章：运筹不在帷幄·····     | 255 |
| 第 八 章：两个女人·····       | 316 |
| 第 九 章：祸起萧墙·····       | 354 |
| 第 十 章：父与子·····        | 416 |
| 第十一章：悲歌，在黑雾中飘荡·····   | 440 |

## 楔子：遥夜里的幽灵

黑夜里，在煤屑覆盖的黑色土路上，他蹒跚地走着，像一个游荡的幽灵。

夜，漆黑。用窑工们的话说，黑得像实了心的炭壁。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云，也看不见星，凝固了似的。浓重的夜色，淹没了沉寂的枣庄镇寨，镇寨内的教堂、店铺、赌场、妓院……淹没了枣庄镇寨周围这块黑色的土地，土地上的窑户铺、焦池、井架、矸石山……

在这条路上，孤单单行走着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两眼呆痴地凝视着前方，虽然他前面有矸石山上燃烧着像血红月亮似的几团炭火，大井上有流萤般的灯光，他却什么也没看见。他像是精力高度集中地想着一个问题，又像是脑海中茫茫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他只是走着，磕磕撞撞地走着……

“呜！”火车像雄狮般一声怒吼，在他面前飞驰而过，大地被震荡得颤抖起来。他昏眩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这才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他走过去，走到那黑色的铁轨前，蹲下身来，亲切地抚摸着它，久久地……他缓缓地抬起头来，呆呆地凝望着前面的三号大井。那里，有转动的天轮，有上来



下去的罐笼，有锅驼机疲惫的喘息，有窑工们杂乱的呼喊……顿时，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觉得，这铁轨、大井、矸石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魂灵，他不能没有它们。十几年来，他为它们的诞生、复活、成长，为挽救它们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的生命，绞尽了脑汁、要够了计谋。为此，他失去了贤惠的夫人、宠爱的姨太，得罪了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痛苦在折磨他，良心在鞭笞他，他都忍受了。今天，公司内部的残杀，军阀们抽军饷的威逼，使他的公司即将彻底崩塌。他老了、血熬干了、心操碎了，再也无能为力了，他打定了主意，决心和他的矿山一同葬身在这块黑色的土地上……

他来到矸石山前。

他躬身捧起矸石堆上一抔碎矸石，久久地亲吻着。矸石山，这是他三十年来心血的象征啊。他哭了，哭得很伤心。泪水，从他那深陷的眼眶里涌出，顺着那干瘪的腮颊，越过那抖动的嘴唇，沿着那杂乱的银须，流了下来。这泪，是酸楚而又涩苦的男子汉的泪。他来到枣庄三十年来，遇到了千百次的困难与挫折，有着数不清的愁苦与悲伤，洋人、官吏、地头蛇，威胁、强逼、阻挠、刁难……他全没有伤心过、流过泪。相反地，他却感到骄傲与自豪。他觉得，在雾茫茫的黑夜里，是他亲手点燃了一盏灯火，这灯火虽然微弱，他认为，却能使人看到光亮与前途，增添信心与勇气。然而，这黑雾弥漫的夜却是如此漫长，而且在这漫长的黑夜中，还不时地袭来阵阵狂风暴雨、冰霜。他的心血熬干了，用心血点燃的这盏灯，马上就要熄灭了，他的精神支柱被折断了，他终生的愿望破灭了。他怎么能不为他熬掉的心血、失去的亲人、

即将崩坍的矿山、祖国的前途、炎黄子孙的命运而哭泣呢？

他是谁？

——他是枣庄镇寨寨主、武举人唐吉石的私生子、江南白布商贩的养子、淮军周提督的干儿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干女婿；

——他是慈禧、慈安两太后特地赏赐单眼花翎、二品衔的天津道道员；

——他是三十年前由直隶总督王文韶转奏、光绪帝恩准、弃官带职衔从天津来枣庄开办中兴煤矿公司的总经理；

——他叫朱莲芬。

朱莲芬要在离开人间的前夕，登上这座矸石山的山顶，最后看一眼这块黑色的土地，这土地上的一切，然后向它告别……

他顺着孩子们上山捡煤的小道，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着，他满脸流淌着汗水，感到越来越吃力，但他还是不停地向上爬着。他累了，呼哧呼哧地直喘气。他坐下来，俯视着大地，大地上仍然昏沉黑暗，整个自然界都像穿着黑色的丧服。猝然间，他感到毛骨悚然地一阵颤栗，对这块他曾热爱过的黑色土地，此时竟然产生了畏惧之感。猛地，他脑海中浮现出这块贫穷的黑色土地上的破败景象：那起伏不平的瘠薄土地，那纷乱不整的煤井架，那古老森严、厚实高大的镇寨墙，那吱吱扭扭艰难行进的运煤独轮木车，那低矮灰暗使人窒息的窑户棚，那一副副苍白无力的面孔……然而，他想，这一切都是可以改造和征服的。原来这块土地上本是光秃秃的，现在却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大小小的井架，有了火车、锅

驼机、抽水机、沙发、挂钟……确实，改造与征服是困难的，他深深感到这块土地的力量是强大的，神奇的。可是，毕竟是他改造过它，战胜过它，征服过它，虽然他曾失败过很多次。

他继续向上爬，终于到达了山顶。天似乎有点发亮了，灰蒙蒙的天空现在变得深邃微白，这块黑色的土地全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薄明中的神秘，使他油然而产生了一种惋惜、一种悲哀：他是抱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寻找一条路子来到这块土地上的。这块埋藏着黑色金子的土地，曾吸引过不少文人墨客、朝官商家，来此一展雄才大略，但均以失败告终，把他们的梦想，都深深地埋葬在这块土地上。今天，他虽然战胜了这块土地上的神奇力量，但仍和那些一展雄才大略的“英雄”们一样，落了个可悲的下场。他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寻找的路子在哪里？

他伫立在矸石山顶上，四面环顾，远眺着天边，他似乎看见了那天边下的北京城、天津城；近望着北面巍峨的龙山，西面幽雅的中兴公司大院及官邸，南面古老森严的镇寨，镇寨东头的窑户铺。井架、铁路、港口、矸石山，教堂、龙王庙、唐宅、妓院，李鸿章、德璀琳、唐举人、唐少武、卞陆松、金灵芝……纷杂的思绪，流萤般地撞入他思维的轨道，三十年来的一幕又一幕，在他眼前展现……

## 第一章：挂印办矿的道台

### 一

北风呼啸着，像一群着了魔的疯妇，驰过大地，驰过空中，驰过天津道衙门。

道衙门里几株错落有致的白杨树，拼命地摇曳着，那树上残留下来的树叶与干枯的树枝，呼啦呼啦地响个不停，时而又夹杂着几声惨人的尖叫，好似那些疯妇正躲在那里呻吟、哭泣、呼叫……宫殿式的签押房门口，两口盛着水的大瓷缸可能是被它的主人遗忘了，一夜的北风把它们冻了个结结实实，里外都硬邦邦的，僵死了似的蹲在那里，整个院子里显得冷冷清清，像山野中一座多年没人供过香火的神庙。

这时，一个门房急匆匆地走进院来，他到了签押房门口，稍一定神，掀开紫红色的棉帘子，推门走了进去。

签押房里，暖和得像三月小阳春一样。房中央的地下，放着一个特大号的铜火盆，火盆里殷红的木炭火，正闪闪烁烁、调皮地眨着眼睛，丝丝轻烟从火盆内升起，轻松自在地飘浮着，在屋子里打着圈儿。

门房进了屋，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然后站起身来，作了

个揖禀道：“大人，门外有山东峰县来的人求见。”

被称为“大人”的人，是这天津道衙门里的道台朱莲芬。此时，他正伏在公案上，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本《时务报》，听见有人禀报，缓缓地抬起头来，一双冰冷的目光落在门房身上，怔了一下问：“何人？”

“峰县枣庄中兴矿局的送信人。”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等候的门房躬了躬身答道。

“请他进来。”

“哦。”

门房出去不多时，把送信人领了进来，送信人慌忙跪下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后，用被冻麻木了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牒，哆嗦着双手呈递给朱莲芬，然后，退下几步，站立在一旁等候。

朱莲芬接过信牒，拆开封口，取出信笺打开后，只见用恭正的小楷写着：

道台大人：

……因洋煤涌进我国市场，中兴矿局煤因成本高而滞销，故收不抵出，债台高筑，卑职曾竭尽全力周旋，皆无济于事。……现已停产，特向各大股东禀呈。

驻矿经理：华子藻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

朱莲芬看毕信，蹙皱双眉，久久不语，冰冷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从他那呈“一”形的胡须的急骤地抖动中才可以看出，他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火。愣了半天，他的目光又落在



信笺上那“现已停产”几个字上，然后抬起头来，两眼盯着送信人：“矿上已停工了吗？”

送信人赶忙跨前一步，跪下禀道：“禀大人知道，全部停工了。因矿局无银发饷，把窑工已全部打发走了，只留下小部分人看守矿井。”

“嗯。”朱莲芬点了点头，愣了愣，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望着送信人，“你什么时候回去？”

“大人，小人打算明日就起程回去。”送信人抬头望了望朱莲芬，“已进了腊月，天短得很，路又远，回家后还要置办点年货，大人，您有信让小人带回去吗？”

“有一封，明日你临走前来取。”然后，又望着门房，“你领客人住下，好好照应。”说后，便起身回后堂去了。

朱莲芬走出签押房，一股刺骨的寒风扑面向他打来，使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他望着院落里凄凉、冰冷的景象，出现了一种奇异般的幻觉，他仿佛看到了神州整个大地，大地上的山峦、江河、硝烟、烽火，看到了他入股的枣庄中兴矿局，正被这硝烟、烽火笼罩着，渐渐地它被烧着了，坍塌了！这个中国人自己集资、而还没有被外国人掠夺去的煤矿又破产了。顿时，一种苦涩、酸楚的感情潮水淹没了他的心。他没有忘记，洋人对中国人办工厂、开矿山的种种恶语中伤、冷脸嘲笑。他也没有忘记，当他们集资办起了枣庄中兴矿局后，德国人曾先后四次去枣庄以商购的名义强行掠夺，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遭到了失败，可他们的心不死。现在，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这如同窥视了多日，想吞噬羔羊而还没有寻到机会的老虎，现已进入了家院，站在了羊圈边。看来，这中兴矿局危在旦夕

了。他记得前时期，他的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维新变法的朋友们曾对他关切地说过，你们一定要保住中国人自己办起来自己掌权的中兴矿局。特别是对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比他小三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使他久久不能忘记。那是在一次酒宴上，当朋友们谈论兴实业乃富中国之道时，严复高高地举起酒杯来，深有感触地说：“莲芬兄，中兴矿局好比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指路灯，这灯，你可不能让它熄灭啊！来来，我们为它不灭的光亮，干一杯！”可是，现在……

朱莲芬来到后堂，见夫人芸云正斜躺在沙发上，拿着一张《国闻报》看，心满意足地笑了：“夫人，又在关心国事了，小心着了凉。”

芸太太见丈夫走进来，慌忙放下报纸，站起身来莞尔一笑：“芸云晓知了。”朱莲芬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后，她把报纸递过去，“刚才我看了严复的一篇文章，他讥评了那些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人，骂的还真有点道理呢。到底还是出国留过洋的人有见识。”

朱莲芬接过报纸，根本没找到哪一篇是严复的文章。他眼虽然盯着报纸，却一个字也没跳入眼帘，心里老是在琢磨夫人的话。看来，她那守旧的思想，被这主张维新变法的《国闻报》渐渐地溶化了。无怪乎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她才看了一两个月的主张维新变法的报纸、杂志，思想就变化了。朱莲芬心想，为何不试探试探她呢？便顺着她的话说：“夫人说的是，救国救民，重在行动，严复老弟他说的对极了。不过——”朱

莲芬故意把话顿了顿，瞥了一眼芸云，叹了口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难是难，难中才识英雄呢！”芸云不服气地瞥了一眼朱莲芬，“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五次上书了，那些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连皇帝想召见他们都阻止，只好用笔写成文章给皇帝看，这不难吗？我在报上看了，那个张謇中了状元，却不去当官，回南通办了个大纱厂，那办厂不难吗？人家那才是有本事的男子汉呢。这时的官呀，”芸云向朱莲芬飞了个媚眼，嗔怪地说，“我看连小孩子都能当得了。”

“说得好，夫人高见！”朱莲芬惊喜得脱口而出。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自从他接到驻矿经理华子藻的信牍后，心里就一个劲儿地翻腾，十八年前，搞洋务的干岳父李鸿章，指派候补知府华子藻去山东峄县枣庄集资办矿。那时，刚刚上任永定门道不久的他，对于干岳父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他认为只有他才是天朝的栋梁之材，是“东方的俾斯麦”。干岳父提倡集资入股创办枣庄中兴矿局，当然他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他和新婚不久的芸云夫人商量妥，把他俩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加入了中兴矿局的股份。后来，这事被一个他所熟悉的驻北京的外国朋友知道了，他曾开玩笑似的嘲笑说：“阁下，请恕我直言，你们何必把白花花的银子朝大海里扔呢？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办成矿吗？我断定，它的成功，就像我们地球上的人飞向月亮一样遥远！”他听了后，脸上猝然间火辣辣的，心像被一个烧红了的铁烙了一下，使他疼痛难忍。他感到受了莫大污辱。他记得，他当即理直气壮的予以反驳道：“先生阁下，我提醒你，你不要忘记，火药、造纸、指南针，世界上最早的这三大发明，都

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那位外国朋友听后笑了，那是鄙夷的笑，轻蔑的笑。他愤怒了，他不能容忍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人，他不能和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人交朋友。从此，他和那个外国人断绝了来往。现在，中兴矿局真的倒闭了，实现了那位不友好的外国朋友的预言。这消息，像千万条无形的水蛭吸吮着他的心，一种莫名其妙的隐痛折磨着他。他一直思虑着，要放弃这个令他厌恶的官场，去山东峄县枣庄，施展他的才能，把垮下去的中兴矿局，让它重新站立起来。在那里，他要闯出一条实业救国的新路子，让那些走入死胡同和迷了路途的人们，踏上这条新的轨道。在那里，他要点燃一盏明灯，让那些在茫茫黑夜中悲观失望的人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他要为天朝的自强做点实事，他要为穷困潦倒的老百姓出点力，以此来弥补他前半生杀了那么多人的罪过，安慰他这颗愧对祖国、愧对老百姓的心灵。可是，他怕夫人芸云不同意，伤她的心，所以话一直在喉咙眼里打转悠，说不出口。现在听夫人这么说，当然使他高兴了。

芸云看到丈夫那高兴得有点反常的样子，望着他疑惑地问：“夫子，你是怎么啦？”

朱莲芬捋着他那呈“一”形的胡须，望着夫人那迷惑不解的眼睛，哈哈大笑起来，“夫人，我是真心实意的高兴啊，你真算得上我志同道合的伴侣了。”突然，他脸上的笑意消失了，继而渐渐地布满了愁云。他两眼凝望着花根子窗，叹了口气，“可惜当今天朝，这样的人太少了。”

芸云听丈夫如此说，感情也冲动起来：“谁说不是呢，我看京里的有些大官，都老糊涂了，连走路都抬不起腿来，还硬坐着官位不想起来，他们活一天是一天的，能保住官位